

## 張欣の都市文学作品における女性像についての分析

——对张欣都市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分析——

李 莹\*

### A Cultural Analysis of the Female Quality and Figure in Zhangxin's City Literature

Li Ying

####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city literature" has become popular in China.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of "city literature" is to describe the story of the people in city. Zhang Xin is one of the greatest writers of "city literature". Some of her novels were made into movies and, her works has brought huge influence into the society. Amongst her works, particularly the stories about women the protagonists in the play tell us a lot about how the environment affects their lives. Moreover, she writes about the special identity, consciousness and significance of women of today in her books.

The thesis reveals how the "city literature" arose and developed in China.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mentioned above, to analyze the work of Zhang Xin, to decode the protagonist character in her story will dissect deeper into their world.

Keywords : city literature, Zhangxin, female, quality and figure

#### 要旨

1980年代、中国の文壇では、様々な文学ジャンルが相次いで勢いを見せたが、それに比べると、90年代初期の文壇は間違いなく寂しいものであった。だが、都市文学の再興によってこれらの状況は一変した。「都市文学」を研究するには、まずその定義を定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しかし目下の所、評論家や学者らの間に「都市文学」についての定義は存在せず、学者の中には「都市文学」の概念を厳密に定義する必要はないと主張する者すらいる。それゆえ都市文学というこの特定の概念について議論・研究する場合も、それぞれが考える意味内容は決して同じではない。しかし、都市文学の概念や定義をあまりにも拡張すぎると、それを対象とする研究に支障をもたらすことになるだろう。したがって、本研究では「都市文学」を次のように定義する。都市住民・都会生活を描くことを主とし、都会の雰囲気・都会意識を表現する作品をすべて都市文学と呼ぶ。特に指摘しておく必要があるのは、本研究は90年代後期に現れた都市文学の分析に重点を置くが、その中でも小説という文学ジャンルを研究範囲と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中国の文壇にとって「都市文学」は突然降って湧いたものではなく、3、40年代には都市文学の創作が大いに

---

キーワード：都市文学、張欣、女性像

\*平成17年度生 比較社会文化学専攻

盛んで、劉呐鷗・穆時英・施蛰存・張愛玲などの作家が都市の情景や都市住民の生活を描いて大いにもてはやされた。しかし1949年以降は都市文学の創作は低迷期に入る。80年代後半になり、10年間の改革開放政策が大陸の都市部に大きな変化をもたらし、人々の生活や思想・観念も都市化の進展に伴って大いに変化し、都市文学も次第に作家や読者に注目されはじめた。1994年、中国広東省深圳市の『特区文学』という雑誌が「都市文学」創作の烽火を上げて以来、そのブームは今日にまで至っている。

今日、都市文学の創作ブームによって、多くの著名な作家が現れた。張欣もその中の一人である。張欣は中国作家協会全国委員会委員・広州市作家協会主席であり、1978年の小説デビュー以来、すでに中篇小説集12作、文集3作、長編小説9作と多数のエッセイ集を出版している。そのうち、『沉星檔案』や『浮華背後』など10作以上の都市文学作品が中国大陸にてテレビドラマとして放送されたおかげで、張欣の都市文学作品の認知度がさらに上がった。張欣は都市を熟知しているばかりでなくその表現にも優れているが、かつてインタビューの中で自らが都市に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を持つことを告白している。彼女の作品の中で最も魅了されるのは、彼女が描く一連の都市の女性像である。それらの女性像を通して、張欣の作品は、90年代以降、女性たちが複雑な都会生活の中で経験した苦悩と矛盾を描き出すと共に、都市という環境が女性の思想や価値観に与える影響を探究し、都市女性に特有な女性意識を表現した。都市に生きる女性の洞察と描写が、張欣作品最大の魅力であろう。

本研究の骨子は次の通りである。まず90年代以降、中国において都市文学が再び盛んとなったその原因を考察し、次に90年代以降の都市文学の中国における発展状況及び都市文学の創作ブームの中に現れた著名作家と彼らの作品を紹介する。その中でも張欣の都市文学作品と彼女が描く女性像について重点的に分析する。

## 对张欣都市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分析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文坛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文学潮流，相比之下，90年代初期大陆文坛无疑是寂寞的，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就被都市文学的再度兴起而改变。所谓“都市文学”，又称“城市文学”，目前中国大陆的评论家和学者们仍未能对其有一个公认的定义，有学者更倾向于没有必要对“都市文学”做那么细密那么周全的概念上的界定。这样一来，人们在谈论或探讨“都市文学”这一特定概念时所指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但如果把都市文学的概念或者定义无限泛化，必将妨碍对其所进行的对象化研究。因此，本文对都市文学的概念所采取的界定为：以当下时代为背景，以现代都市为场景，抒写都市生活，塑造都市新人，并揭示出了一定的现代都市的内在情绪和独有的精神风韵的文学写作。<sup>①</sup>

都市文学对中国文坛来说非天外来客，事实上，90年代初再起的都市文学今天也常常被称之为“新都市文学”，这正是为了和曾蔚为大观的三、四十年代都市文学做出区分。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讨论的范围重点放在90年代后出现的都市文学，而且特指小说这种文学类型。

在都市文学的创作潮流中，涌现了很多著名作家，张欣就是其中的一位。张欣是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籍贯江苏，生于北京，长在广东，现为广州市作家协会主席。张欣从1978年开始发表小说，目前已结集出版的中篇小说集有12部、文集3部、长篇小说9部，还出版过多部散文集。其中，《沉星档案》《深喉》等10多部都市文学作品被改编成为影视作品，广受关注。张欣不仅熟悉都市而且善于表现都市，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她曾多次表示过对都市的认同。张欣笔下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她所描写、刻划的系列都市女性形象。通过这些女性形象，张欣作品细腻而深刻地传达出90年代以来女性在复杂的都市生活波涛中起伏挣扎的矛盾体验，一方面探讨了“都市”这一环境对女性命运的影响，另一方面挖掘了都市女性独特的女性意识及其意义。

张欣作品如何观察和表现都市女性，以及塑造这些女性形象的意义——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课题。为此，本文将从梳理90年代以来都市文学在大陆再次兴起的原因开始，介绍都市文学的发展状况，并把张欣作品放在这个大背景下进行分析，更着重对张欣作品中所刻划的女性形象及其周延进行解读和探讨。

### 20世纪90年代都市文学的兴起

1989年春夏之交那一场政治风波<sup>②</sup>对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事业造成相当程度的冲击。邓小平对此有所警觉，因而启动了1992年的南巡。在深圳等南方城市，邓小平发表了不少如“谁不改革谁下台”等等的著名言论，强调改革开放对中国大陆之必要。由此，改革开放的大旗再次在大陆竖起。1994年深圳的《特区文学》杂志提出创作“都

市文学”的口号，在那样特定的环境下，广东得以在中国的文坛上审慎而及时地启动了一个文学创作的潮流。

不过，“都市文学”对于中国文坛来说绝不陌生。三、四十年代，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张爱玲等人的作品都因描绘都市的世态人情而闻名于世。那时，都市文学的创作达到高峰。虽说高峰总与低谷相连，但大陆都市文学的创作低谷持续时间未免显得太长。

1949年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市文学的创作在大陆文坛落入一个低潮。究其原因，与萧也牧1950年1月发表于《人民文学》上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受到批判一事有着密切关系。这部作品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大陆文坛最早触及“城市生活”和“城市问题”的小说了。萧也牧（1918—1970），浙江省吴兴县人，1930年代末来到晋察冀根据地（当时的晋察冀根据地属于解放区）参加革命，1940年代初以来陆续发表过《山村纪事》、《地道里的一夜》等作品。建国后，萧也牧曾任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副主任。《我们夫妇之间》写了一个夫妻之间发生冲突而最终言归于好的简单故事。不同于一般家庭琐事的是，这个故事发生于革命胜利后刚刚进入城市的一对革命夫妻当中。知识分子出身的丈夫与工农出身的妻子虽然性格和经历差异很大，但在战争岁月里夫妻关系一直很融洽，是当时所提倡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典型。但回到刚解放的北京后，丈夫感觉回到了故乡一样，而妻子却很难适应城市生活，对城里的一切怎么也看不惯，她依然保持着农民的观念和农村的生活方式。妻子还想用农村的观念和标准来改造城市。虽然对妻子的举止不满，但丈夫作为知识分子，却也还能够时时反省自我，并努力理解对方。夫妻最终和好如初。

《我们夫妇之间》在《人民文学》第1卷第3期发表之初好评如潮，还被昆仑影片公司改编并搬上银幕。但一年后，该作品开始受到批评。笔者在此尝试通过对《我们夫妇之间》的故事情节以及它所受到的批评进行分析，探讨当时都市文学的创作为何从此落入低潮？

《我们夫妇之间》开头就点明“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这一主题，即就主题而言，这篇小说本不应该被痛批。那在当时它究竟于何处犯了规？

小说写到：“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我的妻却是贫农出身，她十五岁就参加革命，在一个军火工厂里整整做了六年工。”在参加革命期间，“虽然我们的出身、经历……差别是那样的大，虽然我们工作的性质是那样的不同”③“但是我们不论在生活上、感情上、却觉得很融洽，很愉快！”④乃至周围人都说“看你这两口子，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⑤革命胜利后夫妻进了北京城，“我们却吵起架来了，甚至有一个时候，我曾经怀疑到我们的夫妇生活是否能继续巩固下去。”⑥其原因在于“我”与“妻”面对城市的不同态度。“知识分子出身”的“我”对城市是亲近的，而“妻”则近乎本能地抵触和厌恶城市。“妻”进城时的心态被小说这样描述：

她在进城以前，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深山、大沟和沙滩。这城市的一切，对于她，我敢说，连做梦也没有梦见过的！应该比我更兴奋才对，可是，她不！

进城的第二天，我们从街上回来，我问她“你看这城市好不好？”她大不以为然，却发了一通议论 那么多的人！男不象男，女不象女！男人头上也抹油……女人更看不的！那么冷的天气也露着小腿。怕人不知道她有皮衣，就让我毛儿朝外翻着穿！嘴唇血红红，头发象个草鸡窝！那样子，她还觉得美的不行！……总之，一句话：看不惯！⑦

“妻”这种态度自然与“我”格格不入，“我”于是发觉“妻”自从来北京以后“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边，她的狭隘、保守、固执……越来越明显，即使是她自己也知道错了，她也不认输！”⑧面对“我”一切的规劝和批评，“妻”常回敬一大堆问题：“我们是来改造城市的；还是让城市来改造我们？……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简单朴素的作风？”⑨

按照当时的一般情况，故事发展到这里应该着重写的是“我”如何在“妻”的帮助下改正思想。可是，《我们夫妇之间》安排故事情节恰恰没有去突出“妻”的高大。有一情节写到夫妻某次发生激烈的冲突，起因是“妻”擅自把“我”的稿费捐给受到水灾的居民。相对于原想用这笔钱去买香烟、皮鞋、冰激凌以及去看电影的“我”来说，“妻”捐款的行为本来可以说高尚到无懈可击。偏偏在这篇小说里，“妻”不是耐心向丈夫解释自己行为，反而对着丈夫破口大骂，并闹到两人要立即分家的程度。从其效果来看，该情节显然突出的不是“妻”的高尚行为对我的影响，而是指出夫妻因性格和价值取向的不同而产生矛盾。后来这对夫妻感情得以弥合的关键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固然在于“我”对妻子勤劳朴实等优秀品质的再认识，以及对保留在自己思想感情里的“小资产阶级脱离现实生活的成份”⑩的反省；但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妻”对城市的观点以及“妻”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就是说，不是“我”的生活方式变了，而是“妻”变了！“妻”渐渐融入城市的生活轨道，并且接受了丈夫所代表的城市阶层的行为标尺。

众所周知，“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一项有效的根本策略。当大大小小的城市都被解放，

进驻、接管、改造城市是胜利者所面临的新的革命任务。在《我们夫妇之间》里，作为被解放城市的接管者和改造者的“我”居然迷恋城市生活，对“妻”要改造城市的想法不仅不认同，还觉得她固执，后来又为“妻”这位根苗正红的革命者反过来被城市改变而感到高兴。“我”的这种种表现，在该小说中又并没有受到明确的否定与批判。“我”不是作为反面角色出现，“妻”也并不是作为高大全的正面形象而出现——这足以决定了该作品后来遭到批判的命运。尤其是在这部作品问世的1950年，正值中国大陆正全面启动对“旧城市”进行改造之时。在此背景下，1951年6月《人民日报》《文艺报》同时发表文章指出萧也牧作品的“错误倾向”，这一现象显得别有意味。丁玲发表在《文艺报》第4卷8期的《作为一种倾向来看》批评《我们夫妇之间》“正迎合了一群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就是他们喜欢把一切严肃的问题都给它趣味化，一切严肃的、政治的、思想的问题，都被他们在轻轻松松嘻皮笑脸中取消了。”而陈涌发表在《人民日报》（1951年6月10日）的《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则批评小说中人物的日常争吵“占了主要地位”，而没能突出两种思想的斗争。综观这些批评，萧也牧作品的“错误倾向”大抵在于作者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歪曲了党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政策，丑化了劳动人民出身的革命干部，散布了庸俗的资产阶级情调，美化了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几个方面。

据学者白桦说法，这场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看起来是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实际上是通过这一批判，把文学可能表现都市生活的取向完全遏制了”<sup>⑪</sup>

直到1980年代中期以后，“都市文学”才重新开始有了一些活力。事实上，80年代的改革文学，新写实文学等都已经有了以都市为场景的作品，只不过其表现重点尚未落在都市景观和都市的文化内涵上面。直到90年代初，都市文学开始有了再起的端倪。1993年底《北京文学》推出“新体验小说”；1994年，《上海文学》倡导“文化关怀小说”，然后是“新市民小说”；《钟山》1994年开始倡导“新状态小说”。深圳的《特区文学》在1994年第1期里旗帜鲜明地打出“新都市文学”的口号。自此，都市文学正式走进大陆当代文学创作的主流。今天回望，都市文学在90年代初能够再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城市的发展为它提供了土壤之外，读者的需求和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等都是都市文学再起的重要推动力。

首先，我们从城市的数量和城市人口的变化来看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据中国建设部副部长刘志峰于2005年11月9日在中国南宁举办的“2005城市可持续发展南宁国际会议”上公布的数字得知，1978年至2004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在中国，城镇化水平一般用城镇化率来反映其高低和增长快慢。城镇化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人口占其总人口的百分比。城镇化率=本地区城镇人口/本地区总人口）由17.9%提高到41.8%，年均增长速度是改革开放前30年城镇化年均增长速度的3倍多；城镇人口从1.7亿增加到5.4亿；全国城市总数由193个增加到661个。在城市数量增加的同时，城市规模不断扩大。1978年至2003年，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从13个增加到49个，50万至100万人的大城市从27个增加到78个，20万至50万人的中等城市从59个增加到213个，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个数从115个发展到320个。2006年12月8日，中国《人民日报》刊文表示，随着中国城市化速度的加快，预计到2010年，中国城市户籍人口比例将上升到50%左右，即城市和户籍人口比例大致持平。

从以上数字可知，“城市”这一个空间在90年代初开始成为大陆现代化发展和社会现实的中心。同时，“城市”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地理概念，还包括内涵丰富的文化概念。城市文化这种“城市”产物不可避免地和大陆的城市化进程一同成为中国当下及将来的发展中心。城市化既然已是生活主潮之一，而文学又与生活相联，因而就不能忽略生活的嬗变给文学带来的变化。由此可见，城市的发展构筑了中国都市文学再次兴起的土壤。

其次，考察都市文学再次兴起的因素时不能不看到读者的需求。虽然在1980年代里的不少作品中，“都市”已或多或少地被表现过。但只是对浅层表象进行描绘的作品，对已被激活的“都市”以及生活在都市其中的读者来说，显然并不足够。事实上，一个人进入城市，实际上是进入了一种秩序，一种撩拨人的各种欲望但又充满了显规则和潜规则的商业文化链条，而且这些东西已经与都市日常生活融为一体。这些东西对于置身其中的人们产生着什么样的影响，人们又是如何去适应、把握和应对，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种种人生故事等等，才是读者希望在都市文学作品中读到的内容。正因为有这样的读者需求的存在，都市文学的创作潮流才得以再次兴起并至今不衰。

考察都市文学在90年代再起的原因，还不能不涉及到大陆当代文学自身的发展需求以及大陆整个大文化背景的变化。一方面，1976年后，大陆文坛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新写实文学等文学潮流的此起彼伏后，需要有新的亮点。另一方面，90年代以来出现的高速城市化现象重新注释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新赋予人们各种新的基本的社会价值观。“金钱的地位取代了过去政治权力的地位而变成社会与生活中最有价值的价值尺度和调节手段，人们的生活习惯、观念和感情完全被更新了，物质欲望及其被满足成了社会生活的主流。”<sup>⑫</sup>“社

会观念世俗化空前盛行……道德良心标准让位于金钱标准”<sup>⑬</sup>在这样的整体文化背景下，90年代的都市小说作家们“不再如前期新潮小说那样抵制生活和现实，否认文学和生活的关系，一再强调生活对于文学无可替代的价值”。<sup>⑭</sup>正因如此，“生活无罪”可以作为90年代都市小说内容和价值取向的最佳注解。（“生活无罪”是何顿成名作的书名，该小说讲述一名教师辞职经商的经历。小说毫不掩饰地描写了主人公如何不择手段追求以及挥霍金钱的故事。《生活无罪》展现的现实固然不是社会的全部，然而它那些不加修饰的叙事，却揭示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个体经济的显著特征）

90年代以来的都市文学对都市生活积极不干预的态度成为了当代文学主流创作一道显眼而备受争议的风景。2005年，第三届鲁迅文学奖（每三年评奖一次）公布的中篇小说的4部获奖作品全部是乡村题材，短篇小说获奖作品中，乡村题材也占到了一半以上，都市文学作品绝少胜出，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现象。随着大陆社会现代化程度的加剧，都市生活越来越成为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都市文学在当代文坛中的位置也越来越吃重，为何文学评论界对其的评价却仍未能随之发展而提高？是当代都市文学本身的确尚处于低水平的状态，还是评论家对它的评判要求过于苛刻？借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在深圳颁奖之机，中国作家协会等单位2005年6月在深圳主办了“中国当代都市文学研讨会”。来自各地的文学评论家围绕都市文学的现状与将来展开了研讨。其中李敬泽等评论家认为，都市文学至今对复杂的都市经验仍未能发展出一套有效的、既反映人们真实的生存状况，又呼应着人类传统的精神关切的观念系统。比如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谈到都市就是两个关键词：“欲望”、“物质”，这也成了一种歪曲和遮蔽。一方面，它制约了作家的眼光；另一方面，由于这些词是暧昧的、负面的，它也使人们习惯于以负面的眼光去看那些作品。都市的经验、都市中的生存是如何展开的？这个展开过程里经历了什么样的疑难？这些都有待于作家们去表现。这些见解反映出评论家对90年代以来的都市文学的普遍印象和评价。

#### 张欣笔下的都市景观

90年代初，不少文坛大家或新人投身到都市文学创作潮中，如王安忆、池莉、卫慧，慕容雪村……不同于某些游刃于乡土和城市之间的作家，张欣作品几乎都是写城市，而为张欣赢来声誉的也正在于其擅长表现都市的世态人情。由此，张欣成为大陆文坛中颇值得关注和品味的都市文学代表作家之一。

作家的创作总会受到其主体意识的影响。张欣之所以选择描写都市（主要是广州）的原因在于“……我一直在寻找，我相信有一块园地是我的，至少能让我尽兴挥洒的……最终选择了都市”。“我自小随父母的调动来到广州，在这里生活和学习……耳濡目染地都是广州的风土人情。女人多数是感受型的……在一个地方生活的时间久了，这种环境对作家的影响自然就在其作品中打下印记……生活给我的影像以及我对生活的想象力都来源于这片土地，很自然地，我也就写这片土地上的事和人。”<sup>⑮</sup>

张欣笔下首先描写了都市的外在景观。张欣作品仿佛一个摄像机，不断地变换角度和长短镜头，瞄准都市的大街小巷。不断捕捉这些直观形象对张欣作品而言意义何在？一方面是观察到都市的发展令越来越多的“物”出现和倍增。另一方面又通过对这些“物”的出现的考察，来发现城市文化的内涵，及城市文化不断萌发的新特点。

除直观景观之外，张欣都市作品里更关注还是能反映出都市特质的人与事。当然，这里所说的都市特质更多地带上了广东味道。张欣对此的解释是“任何一个作家又都是有局限的……所以我只能说我和广东是相辅相承的关系……它也给了我无尽的灵感和养分。”<sup>⑯</sup>笔者试从《深喉》来分析张欣作品这方面的特色。

《深喉》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把故事和人物置放在广东的都市镜像中，明确表示小说写的是南方某城三个报业集团新闻大战的故事。主人公呼延鹏在南方某城《芒果日报》集团当记者，它是中国第一家报业集团，这个城市里还有《南中国大报》集团，《花城晚报》集团，三足鼎立，掀起了报业大战的硝烟。《芒果日报》的社长戴晓明为人颇具争议，但有理想，有干劲。《芒果日报》在戴的率领下，很快将南报集团和晚报集团远远甩在后面，但也因此得罪了很多。为此，戴通过活动高层，谋到了市委宣传部长兼《芒果日报》社长职位，踌躇满志想大干一番。

呼延鹏发现一起冤案，其涉及到中级法院院长沈孤鸿收受贿赂制造冤案的问题。呼的报道屡遭阻力，但每到关键时刻，呼总会收到署名“深喉”的线报，这名“深喉”直到结尾依然是一个未知的人。最后沈孤鸿畏罪自杀。戴晓明也随着案情的发展被揭出有犯法行为而入狱。

2004年，《收获》1月号因刊登《深喉》而在广州洛阳纸贵。有评论说“张欣《深喉》的故事普遍得就像时下国内每一个记者都不陌生的自己身边的故事，我也能想像出被涉及的媒体是怎样比我们更多热情地去对号入座。这个意料当中的火爆更印证了媒体这个行业的特殊和复杂……这个职业从哪个角度看上去都像一个弯腰就可以捡到金子的文学富矿，却有无数作家望而却步，因为人们深知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载体、容易把握的舞台……如今一个几

乎完整的大蛋糕被张欣挖去了第一块!”<sup>①7</sup>

1980年代以来,传媒业在大陆不少城市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何以读者就能普遍信服张欣的《深喉》抓住了广东城市的特色?如果只靠小说明确点出人物和事件都发生在广东的城市,这显然并不足够,张欣恰恰是把握住了读者对广东报业发展的普遍认识。众所周知,早在清代末年和民国年间,广东报业在全国就享有盛名。据悉,现在广东公开发行的报纸有110多种,并承印国内200多种报刊,日均发行约700万份报纸。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是大陆第一个成立的报业集团,1987年,《广州日报》在全国地方报纸中率先实行扩版,这一举动触发了全国报纸的扩版潮。今天的《广州日报》平均每天出报对开40大版,周末对开48版,号称有160万份的印数。《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隶属南方报业集团)和《羊城晚报》(隶属羊城报业集团)等报纸在全国的公信力、影响力和号召力是有目共睹的。报业的蓬勃发展是广东特质之一,而传媒的发达和资讯的流通本来就是都市文化的特色。张欣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特质,创作出《深喉》。张欣对此也直言“为什么广东的报业能做得这么活跃?为什么一个地方的报业集团在全国各地那么火?这里面体现了很多改革开放后广东文化发展的独有特色,因此,我一直关注广东报业的发展,只是苦于没有找到载体。直到我看到一桩轰动一时的报道,以及很多人的表现和很多人对此的讨论后,我真的很震惊。文学不就是写普通人在特殊环境下的特殊感受吗?我忽然来了灵感,为什么不能以此作为一条线索去写一个关于广东报业集团发展的小说呢?”<sup>①8</sup>由此可见,感受、捕捉、表现城市特质是张欣创作的自觉选择。

#### 张欣笔下的都市女性形象

在张欣笔下都市的景观里,最引人注目要数她塑造的系列都市女性形象。张欣自己说过“都市很大,包罗万象,光怪陆离,我没有能力面面俱到描绘出它的全貌和蓝图,于是把它界定在都市女性的范畴”<sup>①9</sup>“我关注的是广州人身上务实的那种精神,尤以广州女性为最。她们大部分都把工作当成本分,特别以能够养活自己为荣……这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广州女孩爱不爱钱,当然爱!希不希望嫁个有钱人,也希望!只是她们从来不会把自己的未来挂在意外上,如果没有碰到意外惊喜,她们不会因此怨天尤人,更不会认为朝九晚五地上班就是没有混好、是一种煎熬,相反,她们享受工作带来的快乐。实际与自强并存,广州女人的这种特性即使放在全国来看,我觉得都是很独特的。小说需要有人物,而广州女人又特别让我有体会,因此我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以及她们的故事具有广州胎记就很顺理成章。”<sup>②0</sup>

因为特别有体会,张欣作品里的都市女性形象也就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张欣都市文学作品中刻划的都市女性形象主要有四类。

第一类是敢于“出走”的都市职业女性,她们或是离开原来稳稳当当的国家工作单位,或是离开自己的家庭。《爱又如何》里的可馨,大学毕业分配到出版局工作,先生沈伟硕毕业后在市委宣传部工作,一切原本那样完美。直到可馨某次无意中撞见上司与一位女下属幽会。出于善良,可馨没有去告发他们,但心中有鬼的上司却在工作上一再欺负可馨。别人都认为应该会为这份待遇优厚的工作而忍受委屈,但可馨为了尊严而勇敢地辞了职,主动丢掉铁饭碗,在当时,这样做需要何等勇气。这是可馨的第一次“出走”。当她为了生活努力拼搏却没有得到丈夫的支持,反而受到诸多指责的时候,可馨再次选择“出走”家庭。

在张欣作品的人物长廊中,象可馨这样的人很多。张欣不仅写出了都市职业女性的艰辛和她们所承受的精神压力,也写出了她们不屈不挠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

第二类是那些移动到大城市里,一开始生活在城市的低层,靠着自己的聪明和勤劳在城市中站稳脚跟的女性。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要求经济发展的中心迅速从农业向工业、信息业、服务业等现代化产业进行转移,而这些现代化产业又多萌生和发展在城市里,那么,现代化产业的劳动力需求意味着大量外地人口要转移到城市里。这大量的人口当然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同时还包括了更多的从农村到城市去打工、寻找出路的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人才。他们其实和城市的其他阶层一样,在积极生产和消费着城市文化。张欣洞察到这一现象,她的女性画卷里不乏对这一层次的女性进行了深刻的描写。《爱又如何》里的菊花从农村来到沈伟和可馨的家里当保姆,因为做事勤快和诚实,深得可馨的信任。可馨鼓励菊花看书不断进修自己,沈伟却认为菊花只是一个保姆,甚至想把家里的书全部锁起来不给菊花看。就因为可馨一句“你这样说不公平,为什么我们能看书菊花不能看”垫定了菊花与可馨之间的情义以及菊花努力向上的基础。菊花在从事出版工作的可馨那里学到了图书出版、流通的有关知识,更悟出城市中某些读者层的阅读口味和习惯。靠着自己的眼光和勤劳,菊花推出系列“野史、艳史、秘史,纪实的有爆炸性新闻”的畅销书,从而成为一名相当成功的书商。成功后的菊花却不掩饰自己的审美趣味,对于培养了她的城市,菊花始终保持着不亢不卑的姿态。从菊花这类女性形象可以看到张欣作品有意从所谓的社会底层人士的视角来审察城市,在

肯定这些同为城市文化的生产、拥有和消费者的主体性的同时,更有意识地变化传统的,被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双重卡住的阶层关系。这类女性形象的塑造体现了相当的社会思辨深度和厚度。

第三类是聪明能干、从不遮掩自己的欲望,但在选择关口上往往做出非常现实的决定的女性。这类女性大大方方表达出“我要”的欲望,“我要”的内涵包括有金钱、权势、地位、成就、爱情、性等等,如果可以的话,这些世俗的欲望最好都能一一满足。但在碰到各种欲望不可兼顾的时候,她们往往会从自我需求的现实出发,只要能够抓住金钱或地位,别的可以通通放手。《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女主角商晓燕为取得事业的成功,一方固然非常努力工作,另一方面她也以自己的美貌为武器去猎取客户。尽管感情上她更留恋并不富裕的智雄,但她还是投入大老板的怀抱。因为“一个女人,刚烈又怎样?好强又怎样?抵不住别人的一句话,就能叫你的工作、名誉、自尊和清白统统泡汤。”在现代都市的滚滚红尘中,有很大一部分的女性渐渐自觉地与物质化和世俗化的生存环境互相勾连融和,并逐渐形成干练、洒脱和现实的人生态度。张欣抓住了一个个生活中的原型,经过高度的提炼,栩栩如生地刻划了这一类“以我为圆心,以世界为半径”的女性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张欣作品这类女性形象往往并不让人产生一种厌恶的感觉,她们的某些言行反而让读者很有同感。张欣作品也甚少给给这些女性形象安排一个恶有恶报的下场,因为张欣认为无数留给人们记忆的文学作品,里面的人物性格总是高度矛盾高度对立甚至高度模糊。人性哪能那么简单地划分出好坏对错?刻划立体丰富的人物,努力写出人性的复杂——是张欣对自己作品的要求。

矛盾的是,张欣在谈到自己塑造的女性形象时表示她本人并不喜欢第三种类型的女性,她之所以“反复推出这样的女性,是因为对女性的绝望,包括我自己,女性身上有许多弱点是致命的,又是宿命的。而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崇尚金钱的年代,我们怎么能指望男人的道德心呢。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不能主宰自己,最终还是会落到一个可悲的下场。所以尽管我不是女权主义者,但我还是希望女性能够觉醒和自强。独立女性也可以是优雅的,并非就是女强人”,<sup>②</sup>这段话表明了张欣作品为何还会刻划第四类女性形象。在这类女性形象的身上体现了一种“坚守传统价值观”的风骨。《亲情六处》里的余维沉在自己的工作单位走入困境,自己生活没有着落时,虽然她也羡慕奢华的生活,却仍然与爱人焦跃平共同在都市里寻找真情。这篇小说有一个相当有寓意的结尾:一位英俊的男人,一座童话里才会出现的城堡,只等余维沉点头就属于她。但是余维沉拒绝了,她不能放弃自己的人格和真爱。张欣作品里的这类女性在遇到金钱与情感尊严发生冲突的时候,总是宁愿放弃金钱。这种执着在现代都市社会里也许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但感动读者的恰恰就是这份坚守的纯真。

#### 探求张欣都市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意义

通过以上对张欣都市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介绍,笔者认为塑造这些形象的意义首先在于其为读者展现了90年代中国城市化发展最快地区里的系列女性群像,这些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记录了女性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的性格发展和命运变迁。并且,张欣观察到城市作为一个各种商品和文化的集散地,其实也就是一个压缩空间,人的生活和思想都被聚集与压缩到这个空间里。因此,张欣作品一方面刻划出这个空间里不同层次、面对生活有不同选择的女性形象。另一方面又表现出这些女性尽管如此不同,但大家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她们及其命运、价值观不可避免地互相影响并与“城市”这个环境发生双向的作用和反作用。

其次,张欣作品深刻地思考了女性独立自主的内涵。自从易卜生的名著《玩偶之家》被介绍到中国后,“出走之后的娜拉能怎么办”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尤其是以表现女性命运为主的作品常常要探讨的命题。张欣作品对这一命题的回答是:女人要自强自立,要有能力做自己,有能力去选择自己的生活。女人只有在首先具备了能力这一条件下,才有可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工作、在生活道路、在爱情婚姻等方面做出选择。同时张欣也强调要勇于承担选择的后果。《岁月无敌》里的女主角方佩最能体现出张欣这方面的主张。

方佩年轻时是一位出色的女中音歌唱演员,她爱上了一名普通的海员罗潜。经历了巨大喜悦之后的罗潜却总是怀疑自己何以会被方佩爱上?这种由自卑引起的怀疑使罗潜认定方佩对他有所隐瞒和欺骗,因而“他无端端地变得性情暴躁起来”。一开始“方佩总是尽量忍着”,但方佩的忍受并不能够减轻罗潜的怀疑,日子周而复始,方佩对婚姻也有些失望。方佩怀孕的时候,罗潜被人看到他和别的女孩混在一起,虽然他否认与这女孩有染,但方佩还是决定离开了他。尽管罗潜后来一再忏悔和做出弥补,但也于事无补。在女人普遍忌讳离婚的当时,方佩仅仅因为“感情不再”这样一个在周围人看来显得过于要面子的理由离了婚,并独自带大女儿千姿。方佩在获知自己得了晚期肝癌后,为了教会女儿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并能自食其力的女人,她要求女儿和自己一同南下到广州去打拼事业。在方佩的苦心指导下,千姿终于悟出了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可方佩却来不及看到女儿事业的成功,她给女儿遗言是:“千姿,你千万不要误会妈妈带你到广州,此行只在挣钱出名,这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从中锻炼自己抗



拒诱惑的能力……靠自己双腿走路的能力……”

方佩这个形象是张欣作品里树立的一个女性标杆,透过她的生活轨迹和她每一次的选择,可以看到张欣作品对女性独立自主问题的思考——只要有能力,命运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需要指出的是,张欣作品一再强调要承担选择的责任,因为“不要以为放弃理想这种看不到的东西就不痛苦,那是一种精神上的殉难史,但是坚持自己的人生态度也是要承担后果的,当你发现别人过得比你,又没有损失什么,并且你也不被人认可,甚至觉得你傻,另类,太把自己当回事,难道你不痛苦吗。”<sup>②</sup>可见,张欣作品并不认为女人的选择会有两全其美的结果,但又不能就此而放弃追求选择的自由和可以做出自由选择的能力。

再次,张欣作品的女性形象体现了一种两性和谐的理想。张欣创作了大量以塑造女性形象为主的作品,却从没有要号召女性群体联合起来,对抗庞大的男权世界的意思。相反,张欣作品蕴含着对男性的一份同情和理解,它写出了男人在传统男性价值标准期待与现代都市夹缝中生存的疲惫、尴尬与不甘心。他们既是传统男权文化的受益者,又是它的受害者。传统男权文化赋予男人以女性无法比拟的自由和权力,同时也给予他们更高的期待,当他们迈向社会期待的目标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可见深受男权文化压制的其实不仅仅是女性。张欣借焦跃平之口说出了男性在现代社会中承受的重负:“我们男人简直没法活,又要有钱,还要有身份、有地位、现在又流行什么了有品位,人家跟你谈科学你得能谈相对论,人家跟你谈艺术你得知道梵高的生平、向日葵和一个耳朵什么的,人家跟你谈下海你得说出兔毛、钢材、聚乙烯的批发价。”(《亲情六处》)传统男权文化赋予男性的重大价值期待需要男性去扮演强大的角色,他们为此显得疲惫与厌倦。可当社会提供契机让女人走向自立自强时,男性却既不甘心被女性的光环笼罩,又对自己家庭地位的失落以及无法在事业上更高更强而无可奈何。张欣写出了都市普通男人那份何以堪言的尴尬。基于这份理解,张欣一再地让笔下女主角接回曾经或迷糊或清醒着走开的丈夫。这些都寄寓了张欣“两性和谐”的理想。熟悉西方女权运动发展历程的人会了解,提倡两性和谐共处,共同发展,是这一运动发展到近年人们才逐渐达成的一种共识。无论男女两性间的征服和反征服曾经何等激烈,最终仍需要回到共生共荣的层面来。张欣作品从未出现过女性主义作品中一度盛行的男女二元激烈对立甚至对抗的主张,张欣亦从未被标签为女性主义作家,她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有提倡两性和谐的自觉。对此,张欣表示:“我不是女性主义作家,在这个领域(指女性主义——笔者注)也没有特别的研究……对于人生的苦难,男人女人是一样的,各有各苦,各有各难。用渲泄的方式打压男人,也不能给女人带来乐趣,或者减少女人的苦难,那又何必呢。”<sup>③</sup>张欣的自白显示了其在创作中寻觅女性自我价值和理想的路径。

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都市文学潮中出现的作家作品,会发现张欣及其系列作品是一个具有代表意义的存在。这不仅在于表现都市是张欣文学创作的自觉选择,还在于张欣及其作品对“都市”的思考。这种思考的价值体现在其作品通过对都市的新鲜事物,以及对都市人生活等等的描述,反射出中国的城市化程度不可抗拒地越来越高的现实。但这一方面的思考价值的展现毕竟尚停留在当代都市文学的共同特征上,张欣作品只不过在反映这种共性时或显得更淋漓尽致而已。

张欣及其作品对“都市”思考的价值更在于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深刻地传达出90年代以来的女性在复杂的都市生活波涛中起伏挣扎的矛盾体验,这种矛盾体验与其说为都市女性所独有,毋宁说是“都市”这个整体所共有。透视浮沉于都市中的女性的命运以及她们不断变化成长的思想意识,这是张欣作品的着力点。从都市女性的这个“点”,来凸现“都市”不断发展的“面”。这正是张欣及其文学创作中塑造女性形象的独特思考和探索。

## 注

① “关于中国当代都市文学的对话”(作者:杨宏海 白桦)

[http://www.chinawriter.com.cn/wszl/neirong/Article\\_Show.asp?ArticleID=609](http://www.chinawriter.com.cn/wszl/neirong/Article_Show.asp?ArticleID=609)

② 《纪念邓小平同志》(作者:李鹏)

[http://www1.ustc.edu.cn/study/3gdb/ch/page.php?para\\_str=MywxMCwyNywwLDAsMCwwLDAsMCwwLDAsMA==](http://www1.ustc.edu.cn/study/3gdb/ch/page.php?para_str=MywxMCwyNywwLDAsMCwwLDAsMCwwLDAsMA==)

③—⑩ 《我们夫妇之间》(作者:萧也牧《人民文学》第1卷第3期)

⑪ “关于中国当代都市文学的对话”(作者:杨宏海 白桦)

[http://www.chinawriter.com.cn/wszl/neirong/Article\\_Show.asp?ArticleID=609](http://www.chinawriter.com.cn/wszl/neirong/Article_Show.asp?ArticleID=609)

⑫ 《城市镜框》(作者:李洁非 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 ⑬《市场经济一周年》(作者:杨帆《战略与管理》1993年创刊号)  
⑭《在边缘处叙事》(作者:吴义勤《钟山》1998年1月)  
⑮《张欣和她的广东故事》(作者:李莹“留学生新闻”2006年6月1日号)  
⑯《和李莹的谈话》(作者:张欣、李莹 未发表)  
⑰—⑱《张欣和她的广东故事》(作者:李莹“留学生新闻”2006年6月1日号)  
⑲《女性误区》(作者:张欣《中篇小说选刊》1996年1月)  
⑳《张欣和她的广东故事》(作者:李莹“留学生新闻”2006年6月1日号)  
㉑—㉓《和李莹的谈话》(作者:张欣、李莹 未发表)

### 主要参考资料

- 1《转型与变化——谈20世纪90年代城市小说兴起之原因》(作者:贾丽萍《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2《其实你不懂广东人》(作者:叶曙明 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3“关于中国当代都市文学的对话”(作者:杨宏海 白桦)  
[http://www.chinawriter.com.cn/wszl/neirong/Article\\_Show.asp?ArticleID=609](http://www.chinawriter.com.cn/wszl/neirong/Article_Show.asp?ArticleID=609)  
4《张欣和她的广东故事》(作者:李莹“留学生新闻”2006年6月1日号)  
5《和李莹的谈话》(作者:张欣、李莹 未发表)  
6《城市化:中国现代化的主旋律》(“中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与“日本国协力事业团”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7张欣作品。详见以下目录  
一:中篇小说集  
1, 1988年《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海峡文艺出版社  
2, 1990年《梧桐梧桐》花城出版社  
3, 1993年《情同初恋》湖北辞书出版社  
4, 1994年《如戏》广东教育出版社  
5, 1995年《城市情人》华艺出版社《真纯依旧》河北教育出版社  
6, 1996年《岁月无敌》长江文艺出版社  
7, 1998年《爱又如何》百花文艺出版社  
《此情不再》中国文学出版社  
《今生有约》云南人民出版社  
8, 1999年《你没有理由不疯》北京出版社《雨季》花城出版社  
9, 2000年《浮世缘》华夏出版社  
10, 2002年《缠绵之旅》花山文艺出版社  
11, 2005年《流年》江苏文艺出版社  
12, 2006年《谁可相依》上海文汇出版社  
二:长篇小说  
1, 1990年《遍地罂粟》作家出版社  
2, 1998年《一意孤行》陕西旅游出版社  
3, 2000年《沉星档案》作家出版社  
4, 2001年《浮华背后》云南人民出版社  
5, 2003年《泪珠儿》人民文学出版社  
6, 2004年《深喉》春风文艺出版社  
7, 2004年《浮华城市》人民文学出版社  
8, 2005年《为爱结婚》云南人民出版社  
9, 2005年《依然是你》作家出版社

(2006年12月1日受理)